

【戲院專題系列之二】露天影院

■社區露天影院於西環海濱長廊放映。

折射蒼穹下的電影夢 從露天影院到社區影院

八十年代的一個尋常周末，今已被你稱為陳婆婆張伯伯的那些曾經的阿陳阿張們得知露天影院將要放映《少林寺》，他們奔相走告，到鄰居淑貞家去，到隔壁街的阿發那裡，打電話給還在工作的三姑八嬸。太陽剛剛下山，幾十幾百個整齊齊的人頭眼巴巴地望着眼前的碩大屏幕，等着李連杰的掃堂腿鐵布衫——這在當時，便是頂好的消遣了。時至今日，看電影不再是件大事，露天放映倒成了新鮮的一件事。

採訪：胡茜、焯鈴

負責籌備社區影院的南方影業經理林雲華女士，談起香港電影來，滿臉的歎惋。「露天電影院在七八十年代是為窮人提供服務的，當時的物資不豐富，也甚少娛樂活動。到了現在，很多國際大城市，譬如紐約、巴黎等等，仍然保存汽車電影院。但是對於香港來說，我們的露天影院意義已經全然不同了。」

在香港這樣一個高速運作的城市待久了，很容易被車水馬龍洗掉靈魂中的洋洋流蘇。隨手登上一個搜尋網站找電影，往往字沒輸入完全，便會彈出相應的問題「XX電影在哪裡下載？」相較若干年前的DVD租賃甚至電影院，網絡觀影的繁促使人對遲緩而昂貴的電影不耐煩極了。

「以前的人看電影是會看很多次的，」林女士直指現代人對電影彷彿舊情不再，「從DVD興盛以後，已經很直接地影響了電影的票房。」其實科技潮流一浪接着一浪，DVD甚至索性被大浪淘汰，網絡觀影漫溢，傳統的買票就座看電影，不得不算作「苟延殘喘」。之不過，如何便捷高效也好，在電視、手機或各種Pad上觀看一部電影，怎及正正式式落座在偌大的放映廳中，聽着四面環繞的音響，不被周遭事物叨擾來得痛快？

科技當然很好，但是，科技也讓這時代太心急了，手機「叮叮」一響便迫不及待地抓起查看，更遑論不記得帶手機出門的心慌。現代人，早已無法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去重溫電影，戲中的細枝末節都要從評論家的手稿中查看。我們簡直不敢仔仔細細地停下來埋首想一想，我們有多自然地面對一台

台冷冰冰的機器，「細思恐極」。

其實，最能打動人的，還是人味。

社區影院的故事

走進社區影院，彷彿走進了另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沒有唾手可得的便利科技，戶外放映所經歷的不僅僅是披星戴月、風吹雨淋，每次放映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都要立即想出適當的解決方法，這才是最大的考驗。風大掀倒了銀幕，場地插頭漏電接不上電源，電線被頑皮孩子扯下斷片，更多時候是要動腦筋解決銀幕的掛置問題，真是廣東話俗語有云：「鑊鑊新鮮鑊鑊甘」。

當然不只有大自然拋出的難題。林女士說：「2014年『佔中』前夕，在天馬艦政府總部草地，《建國大業》剛剛開始放映，幾個身穿字樣衣服的青年帶着異樣的目光走進人群，交頭接耳之後離去。未幾就有康文署職員前來查詢可有放映許可證，可曾得到版權擁有者的許可云云，在我們出示相關文件後，康文署職員無奈解釋剛才是接到投訴才前來查詢。這是以往很少發生的。」因為當日場地早就被九龍社團聯會申請，活動內容也一早就報備康文署，放映中途才來查詢，的確是不常見。放映進行到一半，越來越多的青年源源不絕湧至天馬艦，更有部分朝着放映場地的人群叫罵，為了觀眾人身安全起見，大會決定暫停放映。

還有一次到觀塘放映，銀幕才剛剛掛好，就遭到一名懷疑精神有問題的黃綠女士突然襲擊，將一袋垃圾扔到銀幕上，兩位放映同事在碰撞中受了傷。」放映再次被迫取消。

為了讓現代人的腳步稍作停留，林女士與她

一幫愛電影的同僚費盡十八般武藝，但力量始終微薄。很多時候，社區影院因為得不到政府部門的支援感到為難與吃力，這個屬於香港的電影夢到底難做。

社區影院曾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中露天播放陳可辛導演的舊作《甜蜜蜜》，彼時的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與現場的一千五百餘名學生共同觀看，反響十分之好。甚至那些沒有座位的學生，寧肯全程站在一旁，亦認真真地看完了整部電影。

林女士說：「街坊劇場除了服務性，讓平日沒機會看電影的觀眾可以免費看到好電影外；另一目的是希望可以培養電影觀眾，即使今時今日娛樂活動如此豐富，也同樣希望香港人不要忘記電影文化。」社區影院就像一間為電影而設的「試衣間」，為一些甚少機會可以觀賞到香港黃金時代好戲的年輕人提供歷史養分的補給，再從而擴大香港電影觀眾群的視野。

生活如一系列連前駛的極速列車，為了到達目的地，我們時常忘了看一看周遭美輪美奐的風景，歇一下，到社區影院中去拾拾荒，無論是舊日還是今時，香港電影仍可以如珠似寶。

採訪：胡茜、焯鈴

■社區影院於聖誕節到元朗放映，學生家長一齊受惠。

■社區於荷國角郵的影院。

■社區影院於灣仔活道放映《女人四十》。

■社區影院特別到上環卜公花園放映。

■露天看戲別有一番滋味。

■社區影院於紅磡放映《葉問3》。

■社區影院於卑路乍灣公園放映。

■社區影院於長洲體育館放映。

港影業發展惡性循環 影人熱情在消磨

據早前報道稱，2019年二月的最後一天，圓方商場二樓的The Grand戲院暫停營業，等待接手。如今新興商場戲院都經營困難，可見電影市場環境幾惡劣。這單是新聞，也似乎不是新聞。因近二十年間，不少香港的電影院逐一關門、改建收縮，全不再是件新鮮事。若你許久不上戲院看一次電影，好不容易與三五好友約齊去，走到門口才知要吃閉門羹，你不必訝異，是稀鬆平常事。

1965年，港英政府編制了《土地利用計劃書》，當時，影院被納入文娛設施（Recreational Facilities），文中列明每1,000人口需有38個電影院座位，極其重視。直到今天，電影院卻不知何時起被劃入商業零售設施（Retail Facilities）中，人均佔有電影院座位量更是少

得可憐。在主要的電影院線中，甚至已將大熒幕取締，以「迷你影院」作為替代物。而戲院座位愈來愈少，票房總收入愈來愈少。

據統計，1989年，香港的電影院總數為121家，其後每年逐漸減少。1997年，香港電影院首次跌破100家，只有89家。截至2018年12月，香港電影院只剩下區區57間，除去圓方的The Grand戲院，僅餘56間電影院。在主要的電影院線中，甚至已將大熒幕取締，以「迷你影院」作為替代物。這個數據很容易遭到從事影院業人員的集體奚落：香港本土電影從八十年代的一年200-300部，到了近些年50部不到，56間電影院，一間放一部，放夠一整年，電影還不夠電影院多。

不能否定的是，香港電影無論從產量還是質量來講都下降，乃造成電影

院逐漸減少原因之一，怎麼看都是一個硬生生的惡性循環。香港的電影票價貴得驚人，電影院實在愈來愈少，要跨區看戲，戲院放映場數不固定，這與觀眾越發懶得走進電影院觀片不無關係。票房數字當然不會說謊，票房雖是檢驗電影質量的一項標準，但終究只是一堆冷冰冰的數字而已，電影工業當中飽含的熱情與心血，畢竟不能完全從票房中彰顯。問題是香港的電影市場沒有給本土製作成長的土壤，投資一部片，連映期也再沒有保障，就連一間類似昔日影藝戲院的專供、題材不商業化戲院也沒有了，怎樣令小型製作可以靠口碑慢慢發酵吸引人入場？成就電影的基本格局已不復再，這個美麗的夢要如何



■錢小豪、田啟文早前出席電影活動時雖然對香港電影業發展憂心，但熱情沒減，不會放棄港產片。



■圓方商場的The Grand戲院都要易手，可見經營環境惡劣。

做下去？

香港人很可愛，一邊冷漠，一邊敏感。誠然不是每個黎民都有閒情暇時關懷電影業的起落，也愈來愈懶得入戲院，原因多樣化。但作為十年、百年的文化沉澱來說，香港人對於拱手出讓東方荷里活這榮耀當然不情不願。興起時高呼着要堅守不要北上，興散了，照樣回家看《延禧攻略》高高興興。

甚至無須拿出數據佐證，香港電影逾二十年的低潮人盡皆知。電影行業的困境在於被結結實實地標籤化：有商業潛力的類型電影，早已被內地的行業巨頭

青睞，變成合拍片，題材往往屈指可數、乏善足陳。然而那些真正值得被關注的創新題材，卻因為喪失了傳統香港電影的黑白對壘或人性光輝得不到關注及支持。

曾幾何時，電影業是香港的標誌性工業之一，無論從商業還是藝術的角度來看，香港電影都曾輝煌風光，一時無兩。舊日香港電影的恢宏，用多華麗的辭藻也無法全情展現，不過，既上了頂峰，總是有往下走的時候。如何從谷底反彈至今仍未有良策。在資金人才都缺乏的情況下，難見曙光。 文：胡茜